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吕氏  
春秋

(三)

李 雯瑶主编

## 目摇摇录

贵摇因	员
察摇今	缘
先识览	怨
先摇识	怨
观摇世	员源
知摇接	员怨
悔摇过	圆猿
乐摇成	圆苑
察摇微	猿圆
去摇宥	猿苑
正摇名	源圆
审分览	源源
审摇分	源源
君摇守	源怨
任摇数	缘源
勿摇躬	缘怨
知摇度	远猿
慎摇势	远愿
不摇二	苑猿
执摇一	苑缘
审应览	苑怨
审摇应	苑怨

重摇言	愿
精摇谕	愿
离摇谓	怨
淫摇辞	怨
不摇屈	员
应摇言	员
具摇备	员
离俗览	员
离摇俗	员
高摇义	员
上摇德	员
用摇民	员
适摇威	员
为摇欲	员
贵摇信	员
举摇难	员

## 贵摇因

七曰：

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迴]沟（迴）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途也，静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

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謁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

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衣锦]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国虽大，民虽众，何益？

#### 【译文】

第七是：

夏商周三代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顺应、依凭外物了，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所向无敌。禹疏通三江五湖，凿开伊阙山，使水道畅通，让水流入东海，是顺应了水的力量。舜迁移了一次形成城邑，迁移了两次形成都城，迁移了三次形成国家，因而尧把帝位让给了他，是顺应了人心。汤、武王凭着诸侯国的地位制服了夏、商，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到秦国去的人站在车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车；到越国去的人坐在船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船。到秦国、越国去，路途遥远，安静地站着、坐着就能到达，是因为凭借着车船等交通工具。

周武王派人刺探殷商的动静，那人回到岐周稟报说：“殷商大概已出现混乱了！”武王说：“它的混乱达到什么程

度？”那人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武王说：“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去刺探，回来禀报说：“它的混乱程度加重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贤德的人都出逃了。”武王说：“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去刺探，回来禀报说：“它的混乱很厉害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老百姓都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了。”武王说：“啊！”赶快把这种情况告诉太公望，太公望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叫做暴乱；贤德的人出逃，叫做崩溃；老百姓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叫做刑法太苛刻。它的混乱达到极点了，已经无以复加了。”因此挑选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名，朝会诸侯，约定甲子日兵至牧野，接着纣王被擒获了。这样看来，武王本来就知道纣王无法与自己为敌。善于利用敌方的力量，还有什么敌手呢？

武王伐纣到了鲟水，殷商派胶鬲刺探周国军队的情况，武王会见了。胶鬲说：“您将要到哪里去？不要欺骗我。”武王说：“不欺骗你，我将要到殷去。”胶鬲说：“哪一天到达？”武王说：“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你拿这话去禀报吧！”胶鬲走了。天下起雨来，日夜不停。武王加速行军，不停止前进。军官们都劝谏说：“士兵们很疲惫，请让他们休息休息。”武王说：“我已经让胶鬲把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禀报给他的君主了，如果甲子日不能到达，这就是让胶鬲没有信用。胶鬲没有信用，他的君主一定会杀死他。我加速行军是为了救胶鬲的命啊。”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了殷都的郊外，殷商已经摆好阵势了。武王到达以后，就开始交战，结果把殷商打得大败。这就是武王的仁义。武王做的

是人们所希望的事情，纣王做的却是人们所厌恶的事情，事先摆好阵势又有什么用处？正好让武王不战而获胜。

武王进入殷都，听说有个德高望重的人，武王就去会见他，问他殷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回答说：“您如果想要知道，那就请定于明天日中之时。”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提前去了，却没有见到那个人。武王感到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这是个君子啊。他本来就采取不亲近自己君主的态度，现在又要把自己君主的坏处告诉您，他不忍心这样做。至于约定了日期却不如期赴约，说了话却不守信用，这是殷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把殷商灭亡的原因告诉您了。”

观测天象的人，观察众星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四季，是因为有所凭借；推算历法的人，观看月亮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晦日、朔日，是因为有所凭借；禹到裸体国去，裸体进去，出来以后再穿衣服，是为了顺应那里的习俗；墨子见楚王，穿上华丽衣服，吹起笙，是为了迎合楚王的爱好；孔子通过弥子瑕去见釐夫人，是为了借此实行自己的主张；汤、武王遇上混乱的世道，面对贫苦的人民，发扬自己的道义，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是因为顺应时势的缘故。所以善于顺应时势，就能成功；专凭个人的力量，就会失败。善于顺应时势、依凭外物的人所向无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国土即使广大，人民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

## 察摇今

八曰：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异，口愒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殍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镞；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驂。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 【译文】

第八是：

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并不是古代帝王的法度不好，是因为它不可能被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是经过前代流传下来的，有的人增补过它，有的人删削过它，怎么可能被效法？即使人们没有增补、删削过，还是不可能被效法。东夷和华夏对事物的名称，言词不同；古代和现代的法度，典制不一样。所以古代的名称与现在的叫法大多不相通，现在的法度与古代的法度大多不相合。不同习俗的人民，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们所要实现的愿望相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同。各地的方言不能改变，如同船、车、

衣、帽、美味、音乐、色彩的不同一样，可是人们却自以为是，反过来又互相责难。天下有学识的人大都善辩，言谈锋利，是非颠倒，不求符合实际，致力于互相诋毁，以争胜为能事。古代君主的法度，怎么可能被效法呢？即使可能，还是不可以效法的。

凡是古代帝王的法度，都是与当时的时势相符合的。时势不能与法度一起流传下来，法度虽然流传到现在，还是不可以效法。所以要放弃古代帝王的现成法度，而取法他们制定法度的依据。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什么呢？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考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考察现在就可以知道古代。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别人与自己是相同的。有道之人，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由近的可以推知远的，由现在的可以推知古代的，由见到的可以推知见不到的。所以，观察堂屋下面的阴影，就可以知道日月运行的情况，阴阳变化的情况；看到瓶里的水结了冰，就知道天下已经寒冷，鱼鳖已经潜藏了；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一鼎肉味道调和的情况。

楚国人想攻打宋国，派人先在濉水中设置渡河的标志。濉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志夜里渡河，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军队惊乱的状况就像城市里的房屋倒塌一样。当初他们事先设置标志的时候，是可以顺着标志渡河的，现在河水已经发生变化上涨了，楚国人还按照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现在的君主要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与这种情况相似。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古代帝王的法度不适应了，却还说，这是古代帝王的法度，应该效法它。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会出现混乱，死守法度不改变就会发生谬误，出现谬误和混乱，是不能保守住国家的。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变法是合时宜的。这就像高明的医生一样，病万变，药也应该万变。病变了药却不变，原来可以长寿的人，如今就会成为短命的人了。所以凡是做事情一定要依照法度去行动，变法的人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错误的事了。那些不敢议论法度的，是一般的百姓；死守法度的，是各种官吏；顺应时代变法的，是贤明的君主。因此，古代享有天下的七十一位圣贤君主，他们的法度都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要彼此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和形势不同。所以说，好剑期求它能砍断东西，不定期求它有镆铳那样的美名；好马期求它能行千里远，不定期求它有骥骖那样的美称。成就功名，这正是古代帝王所希望达到的“千里”啊。

楚国人有个渡江的，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他急忙在船边刻上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等船停了，就从他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船已经移动了，可是剑却没有移动，像这样寻找剑，不是太糊涂了吗？用旧法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与这个人相同。时代已经改变了，可是法度却不随着改变，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好国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有个从江边经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拉着小孩想把他扔到江中，小孩哭起来。人们问这人为什么，他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父亲虽然善于游泳，儿子难道就善于游泳吗？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物，也一定是荒谬的人。楚国处理政事的情况，与此相似。

## 先识览

### 先摇识

一曰：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沉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

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蒍、田邑而礼之，得史麟、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殓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距军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译文】

第一是：

凡是国家濒于灭亡的时候，有道之人一定会先离开，古今都是一样的。土地的归属取决于城邑的归属，城邑的归属取决于人民的归属，人民的归属取决于贤人的归属。所以，

贤明的君主得到贤人的辅佐，人民自然就得到了；得到人民，城邑自然就得到了；得到城邑，土地自然就得到了。获得土地，难道一定要亲自去巡视那里、亲自去劝说那里的人民吗？只要得到根本就够了。

夏朝的太史令终古拿出法典，抱着哭泣。夏桀执迷不悟，越发荒淫暴虐。终古于是出逃投奔商。商汤高兴地告诉诸侯们说：“夏王无道，残害百姓，逼迫父兄，侮辱功臣，轻慢贤人，抛弃礼义，听信谗言。众人都怨恨他，他的掌管法典之臣已自行归顺了商。”

殷商的内史向挚，看到纣王越来越暴乱昏惑，于是用车载着殷商法典出逃投奔周。武王非常高兴，把这事告诉诸侯们说：“商王昏乱至极，沉湎于饮酒作乐，躲避疏远箕子，亲近宠妃和小人，姐己参与朝政，赏罚没有准则，不依法度行事，杀死三个无辜之人，人民大为不服。他的掌管法典之臣已出逃到周的国都。”

晋国的太史屠黍，看到晋国混乱，看到晋国君主骄横而没有德义，于是带着晋国的法典归顺了周国。周威公接见他时问他说：“天下的诸侯国哪个先灭亡？”屠黍回答说：“晋国先灭亡。”威公问其原因，屠黍回答说：“我前一段在晋国的时候，不敢直言劝谏，就用天象的异常、日月星辰的运行多不合度次等反常现象启示晋君，他说：‘这些又能怎么样？’又用人事的处理大多不符合道义、百姓都抑郁怨恨的情况启示他，他说：‘这些又能有什么妨害？’又用邻国不归服、贤人不得举用的情况启示他，他说：‘这些又能有什么危害？’像这样，就是不了解国家灭亡的根源啊。所以我说晋国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接见

屠黍，问他说：“哪一国接着要灭亡？”屠黍回答说：“中山国接着要灭亡。”威公问其原因，屠黍回答说：“上天生下人来就让男女有别。男女有别，这是人伦大义，是人与禽兽麋鹿不同的地方，是君臣上下所以确立的基础。中山国的习俗，以日为夜，夜以继日，男女耳鬓厮磨，相互偎依，没有止息之时，纵情安逸享乐，歌唱喜好悲声。对此，中山国的君主不知厌恶。这是亡国的风俗啊，所以我说中山国接着要灭亡。”过了两年，中山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接见屠黍，问他说：“哪一国接着要灭亡？”屠黍不回答，威公坚持问他，他回答说：“接着要灭亡的是您。”威公这才害怕了，于是访求国中德高望重的人，得到义苒、田邑，对他们以礼相待；得到史麟、赵骈，让他们作谏官；废除掉苛刻的法令三十九条。威公把这些告诉了屠黍，屠黍回答说：“这大概可以保您一生平安吧！”又说：“我听说过，国家将兴盛的时候，上天给它降下贤人和敢于直言劝谏之人；国家将灭亡的时候，上天给它降下乱臣贼子和善于阿谀谄媚之徒。”威公死后，暂殡九个月不得安葬，周国于是分裂为两个小国。所以有道之人的话，不可不重视啊。

周鼎上铸有饕餮纹，有头没有身子，吃人未及下咽，祸害已连累自身，这是表明恶有恶报啊。做不善的事情也是这样。

白圭到中山国去，中山国的君主想要留下他，白圭坚决谢绝，乘车离开了。又到了齐国，齐国君主想要留他做官，他又谢绝，离开了齐国。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两个国家都将要灭亡。我听说有‘五尽’，什么叫‘五尽’？就是：没有人信任他，那么信义就丧尽了；没有人赞誉他，那

么名声就丧尽了；没有人喜爱他，那么亲人就丧尽了；行路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吃的，那么财物就丧尽了；不能任用人、又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功业就丧尽了。国家有这五种情况，必定灭亡，无可幸免。中山国、齐国都正符合这五种情况。”假如让中山国的君主和齐国的君主闻知“五尽”，并改正自己的恶行，那就一定不会灭亡了。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听到这些话，即使听到了又不相信。这样看来，君主需要努力做的，在于善于听取意见罢了。中山国五次割让土地给赵国，齐湣王率领全部军队在济水一带抵御以燕国为首的五国军队，都没有什么益处。这是由于他们抛弃了那些能使国家生存的东西，而为自己准备下了灭亡的条件。

## 观摇世

二曰：

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国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终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刦，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

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途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